

081-662

鄧石如

穆孝天 编著
许佳琼 校订
邓以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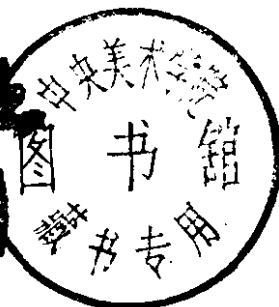
081662

1011.43.4-10
1632
2

1505/10

邓石如

一九八三年
春
东沟



美院图书馆 B0026029



邓 石 如

穆孝天 许佳琼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3 1/32 印张：4.625 插页：38 字数：90,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9276·4 定价：1.47元

平和簡靜
適爾鹿天成

賴少其題





完白山人扶杖图

据《清代学者象传》摄



完白山人像（在杭州西湖孤山竹林中）

吴昌硕立



完白山人登岱图

清·罗聘绘

鶴

鄧琬字石如住岳麓北門外
 回分水嶺回郭家塘回白麟坂
 回神霄觀回界牌石鄧家大屋
 便是 自北來由桐城到練潭
 回余家嶺羅富嶺回界牌石鄧
 家大屋

鄧石如由盐城回懷寧時，留給岳父沈家的路單。

鄧石如曾畜二鶴，雌鶴為山中獵人擊斃。雄鶴
 哀鳴不已，后與山中巨蛇斗，被困而死，遂埋于安
 慶集賢律院后山。僧蘭台刻石誌之，文曰「鶴塚」。
 今已不存。

邓以蛰序

穆孝天、许佳琼同志对于完白山人的研究，从亲自到安庆北乡白麟坂山人的故居考察到收集各方面的文字资料，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与付出很大的辛勤劳动，真令人敬佩之至。

展视目录，就可以看出此书安排的全面，资料采集之广。而孝天、佳琼同志十分谦虚，书成特寄我审校，并嘱我作序，浅陋如我，奉书之日，只有惊叹伏服！

虽然，我既忝为山人的后裔（山人至我为五世），手中不无有些遗迹。其中大部分装裱成件的，无论是山人的作品或朋友投赠，都已捐献国家。其余尚有些朋友投赠的诗文和山人的手稿，捐献以来，陆续检阅整理，有些已装裱成件，有些尚未清理藏事。以蛰无状，近复多病，应做之事，搁置太多！倘有一日身体稍健，全部携至合肥与孝天、佳琼两同志共同研究，快何如之！此时，除阅读此书稿时，遇有疑问另为注出外，先提供几条作为补充：

（一）“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岁次甲子秋

八月，为易畴聘君老先生八十寿辰。夫天下之所谓达尊三，先生固足以当之矣。先生品学文章，浩然之气，耸动一世。所著《通艺录》一书，上下古今，精详核实以探真源，为后世法，天下莫不仰望风采矣。顾所到处，凡遇一才一技之士，誉扬津津不去诸口，饥驱之士藉以生活，先生德并古贤矣。今康福骈臻，良有以也。忆自庚子岁余学篆隶书于扬之地藏僧舍，先生适出都门，过此地，见余临古有获，归寓检行篋中书帖数十事，借余抄录临摹，彻昼夜不休；并手录所著书学五篇贻余，余朝夕揣摩，且时聆议论，余书始获张主。今余篆隶书颇见称于世，皆先生教也。壬寅岁，先生归馆溪南吴氏，余担簦来游，偕方密庵翁来见，先生留之数日。日值仲冬，先生送至临溪僧寺，去馆所七八里，时届黄昏，风雪倾落，飘荡奔腾，更余雪深四五尺，寒山冷寺，衣被都无，遂篝灯吟咏，彻夜饥寒。天晓过岩镇，行琼山玉宇间，勃勃兴事，如队仙班！己酉岁，先生司铎嘉定，余时自武林来见，居数日，先生适有吴阊之行，遂附仙舟，作虎阜游。以此三次皆得追陪杖履，得溼亲风教，为愜尘怀。是石如所得于先生者为不少矣。今夏路过广陵，值世大兄伯厚亦来扬，出先生手示，知先生今秋寿届八旬，戒诸世兄不可以世俗为寿，溲乃翁。诲语谆谆；而先生闭户养恬，著书等身，不寿之寿，千百世寿而不寿为寿也，又何他寿耶？石如老犹仆仆，不获扞衣登先生之堂，以祝遐嘏，因撰此联寄宥一觞，且博莞尔一笑云。皖江晚生邓石如顿首”。（录自《山人手稿》）

（二）词二首：《沁园春·南淮访隐》①、《沁园春·留别》②。

①、②均见本书第121页。

(三)“嘉庆己卯(公元1819年)六月九日访守之^①不值,于书棚见此册^②,快读数过,恍若拜先生于禅关竹树之间,守之当宝而藏之!又于架上得读先生《笈游诗存》,深峭雄杰,山林之气,盘礴郁积,而绝无衰飒之态;比之今人,当与卢抱经、刘海峰两先生鼎足而立。诗有二册,因取其一去,守之谅不靳也。锡山薛玉堂”。

总之,山人遗作无论诗文、书法、篆刻散佚实甚。存于今者又不集中;欲收集完备,一时几不可能。就如篆刻吧,据说南京住有一位毕沅的后裔,老而多病,藏有山人刻印至数十方之多,一向秘不示人,近已逝世,所藏闻已分散。我最近得到这批印拓就多至三十四方,赠者告诉我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批印形式多样,无一方圆正形者,篆法从小篆到古籀无体不包。看来虽是山人盛年游戏之作,但变化无方,富于想象,直欲超出汉印而直追秦玺之旧!于此见出他的才气。我殷切希望这批印完全无缺地作为民族遗产保存下来!

最后,读完此书稿,使人认识到重视山人书法的首推徽歙和阳湖诸老,仿佛徽歙、阳湖结成一条战线。这条战线从程瑶田到王国维,从李兆洛、张琦、包世臣到徐松、魏源、龚自珍形成清代嘉、道以来的新学风,也就是从汉学家“以经解经”的训诂章句之学转到舆地、金石、医农、河渠之学上面来。转变过程不无斗争,而斗争是从书法上篆籀、碑帖等问题开始的。看张惠言跋山人之书曰:“……其词辟俗陋廓如也”云云,以及山人给徐嘉穀的信,满腹牢骚,从可知矣。后来阮元的南北书派之论出,扬北抑南,也就是尊碑贬帖的局势乃大定(关

①守之即邓石如之子邓传密。

②指《寄鹤书手稿册》。

于篆籀问题直到晚近犹有象章太炎这样的训诂学家不承认钟鼎及一切兵、彝器款识文字的！)。完白山人的书学遂广为传播，以致远及朝鲜和日本了。日人的评述文字固然很多，朝鲜学者象最著名的金秋史当道光初年时就有过如下的言论：“近日隶法皆宗邓完白。然其长在篆，篆固直溯泰山、琅琊，有变现不测；隶尚属第二。”又曰：“邓完白先生篆隶，天下奉为圭臬，殆无异辞。东方(指朝鲜)亦或有墨搨，至于真迹不易得。不独篆隶，其楷草又甚奇崛，金冬心、郑板桥相上下。张皋闻(文)兄弟得其篆隶真髓，亦东人之所深慕。”(引自日人藤冢邻所著《邓完白与李朝学人的墨缘》)。文中也提到李兆洛，言其“全部著述，日夕顶祝者也”，以致其仰慕之意。在此，李兆洛的著述与完白山人的书法相提并论，可以想见两者的渊源关系了。

可见，孝天、佳琼同志此著是很有意义的。

邓以蛰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

灯下于北京大学

言 歸 養 膚 承 鈿 蜀 川
 岷 山 階 戶 谿 維 水 船
 屬 雲 未 感 寔 兮 鴨 然
 武 丈 粗 罍 于 鐘 樂 率

大三見 吕尚讚

讚

兒山八

(四) 言 歸 養 老 垂 釣 西 川
 岸 止 礮 石 谿 維 小 船
 風 云 未 感 意 氣 怡 然
 有 此 相 望 于 兹 年

連 珠 兩 起 合 垂 雙 鸞 沈
 聲 為 祥 壽 桑 成 樂 林 禽
 三 方 荷 網 畫 圓 龜 食 珠
 聖 矣 幾 政 仁 乎 用 也 矣

(三) 連 珠 兩 起 合 玉 雙 沉
 谷 為 祥 樹 成 樂 林 禽
 三 方 落 網 成 面 驅 禽 心
 聖 矣 幾 德 政 仁 乎 用 心

頌

頌

野鶴巢边松最古 篆书轴

野	古	聖
生	儂	鶴
入	巢	邊
掌	上	松
雨		最

野鶴巢边松最古

野鶴巢边松最古仙人掌上雨初晴

谦卦 篆书轴



天道亏盈而益
地道变盈而沅
鬼神害盈而福
人道恶盈而好
谦

游王氏性园诗 篆书轴

随意出南郭 名园今始游
绿漫州前树 班联水上鸥

涛光泼槛入 帆影逐云流
一尊逢胜日 长啸大江楼

隨意出南郭 名園今始游
綠漫州前樹 班聯水上鷗
濤光潑檻入 帆影逐雲流
一尊逢勝日 長嘯大江樓

游王氏性园诗

完白山人

游王氏园诗 篆书版刻

